

飘香一剑系列

飘香一剑

台湾上
古龙著

中国工人出版社

剽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古龙

著

一
劍

上

中国工人出版社

(京)新登字 145 号

责任编辑:董民

封面设计:永利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飘香一剑/古龙著. 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1995.3
(飘香一剑系列丛书)

ISBN7—5008—1764—9

I. 流… II. 古… III. 侠义小说:长篇长说—作品—
中国
—当代 IV. I 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5)第 04374 号

飘香一剑(1—5 辑)

(台湾)古龙著

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鼓楼外大街)

北京经纬印刷厂印刷,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1995 年 3 月第一版,199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15

字数 1380 千字 印数 3000 册

ISBN 7—5008—1764—9/I·458

(上下)定价:14.80 元

内 容 简 介

天下杀手无论多么不同，但有一点总是相同的——杀人是为了活着。

而莫西风活着却是为了杀人。每个杀手心里都有情，都有泪，无情无泪只是一种掩饰。

莫西风呢？

杀手不是英雄，但英雄往往就是杀手。

上天造化英雄，英雄纵横天下，天下大乱，而乱世又出英雄。

英雄接近阳光，接近传说，接近美人，也接近仇恨。

仇恨是火，能将英雄烧成灰烬。

莫西风走在黑暗里，走在风雪中，走到通向血阴巢的道路上，腰间挂满了仇人的头颅。

然中。然而，就在这条烈火和荆棘铺成的道路上，许多奇事，怪事，风流事迭出，许多谁也料想不到的变化接连发生……

仇人的头已伸出，剑虽举起，又怎能落下？

本书是台湾最著名的武侠小说大师古龙先生的生前力作，是继《小李飞刀》《陆上风》《侠盗楚留香》《绝代双娇》之后的又一部精典武侠名篇。

情节大起大落，急转直下，悬念迭出，令人目不暇接；人情性格鲜明、突出，而且具有个性、语言凝练、优美，而且富有诗意。最可贵之处在于，古龙翻天覆地对英雄与女人，仇恨与博爱等人类的永恒话题，表现了独到的理解，使读者不但赏心悦目，消遣娱乐，而且还能得到启迪和感悟，对每个人的生活都不无好处。

目 录

第一章	杀手无双	(1)
第二章	血案	(16)
第三章	血阴教徒	(30)
第四章	美人如花伴英雄	(44)
第五章	好汉与七星	(60)
第六章	杀手的信条	(73)
第七章	血阴教主的心	(87)
第八章	喜盈门客栈	(102)
第九章	南星易主	(116)
第十章	飞天蜘蛛	(131)
第十一章	凶宅与杀手	(144)
第十二章	毒汁与阴谋	(155)
第十三章	相知已晚	(167)

第一章 杀手无双

白雪染红梅花，梅花在山巅。飞雪将群山化为银白。唯独掩不住梅花那血红色的辉煌与灿烂。

梅花怒放，远远便可以被人望见。

梅花远近闻名。

群山亦以梅花为荣，以梅花为傲。

群山以梅花为名。

梅花山。

叶长青抬起头，只能看见梅花山顶的那片梅林，尽管他现在离那里还很远，他禁不住长长地松了口气。

他回过头，看见身后除了白雪，还是白雪，雪地上只有一个人的足印。那是他自己踩出来的。没有第二个人的足印。

也就是说，没有人追上来，莫西风没有追上来。

此时此刻正是正午，阳光从头顶直射下来，带着点暖意，但也映照得白雪分外明亮，让人难以睁大眼睛。

叶长青蹲在地上，不停地喘息，不停地擦从头上流下来的

汗水。他的手臂已变得说不出的酸疼麻木，竟然连抬头都抬不起来。

以前，他绝不是这样的。

以前，他无论杀多少人，都不会觉得一点疲倦，反而会觉得精神更好。

以前他甚至觉得自己是个神人，或是个半人半兽的怪物，总觉得自己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

但现在他终于明白了，自己只不过是个人，现在只不过是浑身疼痛、满怀忧虑的老人。

明天呢？

他也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自己开始不敢面对明天了，开始逃避明天了。

明天，对于青年人来说是光明的，充满了希望，而对于他来说，明天却是坟墓，是一堆白骨。

明天，多么美好，又是多么可怕。

如果明天他能安静地躺在坟墓里死去，他脸上一定会带着安祥的微笑。但这已几乎成了一种不可能的奢望。

因为莫西风随时都可能出现在他的身后，出现在他面前。莫西风的西风剑随时都可能刺穿他的咽喉、刺穿他的心脏。莫西风的西风剑比寻常的剑更细、更长，剑柄漆黑，剑穗很长，鲜血如血。其实，剑穗本来就是用人血染成的。

叶长青很了解那是柄什么样的剑，他曾亲眼看到过这柄剑在眨眼间便连杀了三名武林中的第一流高手。

就在昨天，他在恶梦中醒来，梦见莫西风来到他面前，将他一剑斩成两断。

他本已很干燥的手心沁出了冷汗，是恐惧莫西风的西风

剑，还是恐怕明天的无情与残酷。

老，本就是件很令人伤感的事，可是他心里愤怒和怨恨，现在他几乎对每件事都充满了愤怒和怨恨。

他认为这世界对他太不公平。

他辛苦挣扎奋斗的一生，流的血和汗比别人多许多倍，但现在却要像一只被猎人追逐的野兽一样，不停地躲闪、逃亡。他九死一生，建立了魔天教，拥有用许多土地和财富，但现在却连安身的地方都没有。

他曾有世上最名贵的马，那马是用鲜血换来的钱买来的，但现在却只能用自己的两条腿奔跑。

他曾经有过世上最漂亮的女人，和最忠诚的门下，但现在却只能孤零零地一个四处逃窜，第一次感受到了孤独和寂寞的可怕。

他曾经吃的是山珍海鲜，穿的是锦衣玉带，但现在连吃上口鱼肉和热乎乎的面汤都成了一种奢望，饿了只能啃两口坚硬而又冰冷的干粮，穿的也是极普通的粗糙布衣。

他当然要愤怒和怨恨，因为他从未想过自己也会过这样的苦日子。

这样的结果都是谁造成的呢？

是莫西风。

莫西风要杀他。

最让叶长青愤怒、怨恨、恐惧和困惑的是，他并不知道莫西风为什么要杀他。

他绝对没有做过招惹莫西风的事，魔天教也绝对没有惹恼莫西风的，那莫西风为什么还要杀他呢？

莫西风为了杀他，追了七天七夜，行程千里，有好几次若

不是他不是他的忠诚死干拼命救他，若不是他运气特别好，他早就没命了。

现在他身上还有一道刀疤。从喉头直穿脐下，虽然不深，流出的血也并不是很多，但那一次是他第一次感到了死的滋味。若不是他的一个手下在刹那间抱住了莫西风，这一剑已将他劈成两半了。

前面，就是梅花山。

山顶的梅花怒放着，欺风傲雪。

叶长青看见梅花白，看见了山顶上梅花，冰冷的心就泛起了一阵暖意。

天无绝人之路。

天下毕竟还有一座梅花山，梅花山上毕竟还有一个叫柳依依的女人。而且柳依依是一个心善而又多情的女人。

柳依依年轻时是出了名的美人，深深地爱了当时英俊倜傥的叶长青，叶长青也很喜欢柳依依，但直到叶长青成了显赫一方的魔天教主时，他们也没有结合在起。

这里面的原因只有他们两个人知道。

柳依依一直没有嫁人。

叶长青虽然早已娶妻生子，但还是和柳依依来往密切，对她也实在不错。叶长青觉得：莫西风绝对不会找到梅花山的，柳依依也绝对会收留他。他长身站起，又向梅花山走去。

一阵冷风吹过，他双鬓的白发飘起，眼睛充满了苍凉，迷茫和萧索。

英雄末路和美人迟暮一样，苍凉而又萧索。

已到梅花山脚下。

山路虽已堆满了积雪，但还可以行走，还可以到达山顶，

只要能到达山顶，他就可以美美地洗个热水澡，吃顿热腾腾的饭菜，还可以搂柳依依那柔软而又温暖的身子……

他想着想着，竟仿佛忘记了恐惧和疲倦，脸上渐渐地露出了微笑，脚下也快了起来。

一个从无论活得多么艰险和困苦，但多少都有几种快乐的事可以让他们感到活着的意义和兴趣。

叶长青也是一样，否则，他早已活不下去了。

山颠更冷。

但叶长青的心却变得如在天般的温暖，等他看见那块梅花山庄的横匾时，不由得欣慰地笑了。

他仿佛已经看见了柳依依那张温柔而又美丽的面容。

梅花山庄的门紧关着。

柳依依一定是不知道他来了，否则，她早就在门口迎接他了，就像一个温柔贤慧的妻子等候远行即将归来的丈夫。

以前每次都是这样的，然后他们就双双走进那间小屋亲热一番，好似一对偷情的青年男女。

叶长青推开门，不知怎么竟忍不住打了一个寒噤。因为庄内冷冷清清的，竟见不到一个人影，而且还有一股很浓很厚的杀气。

杀气无形，也无影，无法看到摸到。

但却可以感觉到，可也只有刀头上舔血的江湖人才能感觉到。

难道柳依依已不在这里？

难道莫西风……

他一想到莫西风，脸色顿时变了，流露出恐惧之色。但既已来了，好歹也得进去看一看，若是莫西风已先他而到，他跑

也无用。

他走进梅花山庄，紧握着剑柄的手已沁出了冷汗，昔日温馨的梅花山庄此时竟变成了森森的地狱。

他还是没有看见一个人。

忽然，他发觉身后有一个，浑身一下子凉透了，没有立刻转身，因为他已知道这个人就是追杀他七天七夜的莫西风。

除了莫西风，谁还有这样可怕的轻功。

莫西风冷冷地说：“梅花山庄已经没有人了。”叶长青没有转身，说：“柳庄主呢？”

莫西风说：“你一会就能见到她了。”

叶长青转过身，问：“她在哪儿？”

莫西风说：“在地狱里。”

他顿了顿，又说：“我一会儿就送你去见她，你想不去也不行。”

叶长青叹了口气，说：“我不是你的对手，也不想再逃了。”

莫西风说：“你难道也不想拔剑吗？”

叶长青很干脆说：“不想。”

莫西风脸上立刻露出了萧索之意，说：“为什么？”叶长青苦笑着说：“既然拔剑也是死，何必再拔呢？”

莫西风说：“既然拔剑也是死，拔了又何妨呢？”

叶长青说：“我知道你只有在我全力施展出武功后杀了我，才会感觉刺激，才会满意。”

莫西风没有回答，显然已经默认。

叶长青说：“我可以满足你，但我也有一条件。”

莫西风说：“什么条件？”

叶长青说：“你必须告诉我你为什么要杀我？”

莫西风无言。

叶长青说：“我和你无仇无恨。”

莫西风说：“是。”

叶长青说：“你一定是受我的仇人唆使。”

莫西风说：“没有。”

叶长青说：“我不信。”

莫西风冷冷地说：“我杀人无数，却从来没有说过一句假话。”

叶长青知道：莫西风的确是这种人。

他说：“那你为什么要杀我？”

莫西风说：

“因为是我一个杀手，一个不同于任何一个杀手的杀手。”

叶长青说：

“我知道你是天下最出色的杀手，却不知人和别的杀手有什么不同？”

莫西风说：

“别人杀人……”

他忽然住嘴，目光立时变得刀锋般锐利，左手也握住了西风剑，人虽然未动一动，但天地间的万物变化已不能再逃脱他的耳目。

梅花山庄外面传来一阵脚踏积雪的声音。

叶长青随即也听到了，心中立刻有了一线生的希望，希望来的能是天兵天将，将他救上天去，永远摆脱世间残酷的杀戮。

叶长青说：

“来的是两个人。”

莫西风说：

“他们武功都不低。”

叶长青说：

“非但不低，而且极高。”

莫西风冷冷地说：

“无论武功多高，但也休想救你。”

叶长青脸色又变了。

他实在想不出天下还有谁能从莫西风的剑下将人救走。

外面的人越走越近，在门口停住了。

庄门敞开，没有关。

来人是两个身穿华丽的锦袍，头戴金灿灿的高冠的青年，他们神情很悠闲，仿佛是酒足饭饱后在自家的花园里散步。

无论谁看了他们一眼，都会知道他们是两个从小就养尊处优的富家纨绔子弟。

左边的那个腰佩长剑，剑鞘上工嵌着几颗闪亮的钻石，一看便知是价值连城之物。他人也长很漂亮，而且很神气，神情间充满了自信。

他显然是对自己所拥有的一切已很满足，对自己未来很有把握。

右边的那个长眉郎目，晶莹红唇，风仪照人，除了潇洒俊秀之外，另有一种飘逸之气，江湖上像这样出众的少年实在极少，他双手空空，没有带任何兵刃。

不带兵刃的只有两种人，一种不是江湖人，他们不会武功，但也远离是非，另一种是江湖人，不但会武功，而且极高。

他们手中没有兵刃，但心中却有，而且极为可怕，能无所不在，无处不至。

难道这个少年竟是这样的高手？

他们和现在的莫西风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也就正因为这个原因，莫西风十分讨厌他们。

莫西风穿的是件很普通的灰色布衣，已洗得有点发白，头上连块逍遥巾也没戴，一头长发被风吹得飘飘扬。

莫西风脸色苍白如纸，而且一脸病容，更让人恐怖的是他的那双眼睛竟是死灰色的，你只有仔细看，才能看见一点黑色。

莫西风的手也苍白，但很纤秀，手指细长，指节也修理得整齐，很短，绝不会对拔剑有半点影响。

叶长青看见了那个佩剑公子，眼里流露出惊喜，喊道：“白公子……”

佩剑公子发亮的眼睛在叶长青和莫西风身上转了个来回，便悠然走到莫西风面前，脸上虽然带有微笑，却显得很虚假，他抱拳说：

“在下白逍遥。”

白逍遥以为莫西风一听他的名字，一定会恭恭敬敬的还礼，而且还得有点受宠若惊，但莫西风却似乎连看都没有看他，也没有听见他说的话。

“白逍遥”这名字对他毫无意义，纵然他知道白逍遥是“血阴教主”白子仪最宠爱的孙子。

血阴教虽然显赫于天下，名满于江湖，但对他却无任何意义，也没有任何关系。

他的这种态度令白逍遥觉得很意外，他凝视着莫西风那苍白的脸，又说“阁下……”

莫西风冷冷地打断了他的话说：

“如果你还想活着走出梅花山庄的话，就快点闪开。”

白逍遥脸色主籽，说：

“阁下尊姓。”

叶长青说：

“他就莫西风。”

白逍遥一听“莫西风”的名字，脸色更变了，似已说不出话来。

叶长青并不感到奇怪，因为现在江湖上无论谁听到莫西风的名字，脸色大变是很正常的事。

近三年来，江湖上再也找不出来比这个名字更响亮的名字了。

没有佩剑的青年也走了过来，向莫西风抱了抱拳说：

“在下颜童。”

莫西风也没有答话。

颜童并不介意，微微一笑，说：

“你是不是要杀叶教主。”

莫西风只说了一个字：“是”。

颜童笑着问：“你为什么要杀叶教主。”

叶长青抢着回答说：

“因为他是一个不同于任何杀手的杀手。”

白逍遥问：“你和别的杀手有什么不同吗？”

莫西风冰冷的脸上忽然泛起一丝神采，说：

“天下的职业有千万种，其中有一个就是杀人，专门杀人的就是杀手。”

他挺着胸膛，腰也拔得很下，说：

“天下绝对没有任何一种职业能比杀人更刺激，更崇高，

更圣洁的了。”

三人面面相觑，谁也不会想到天下会有人说出这样荒唐的话。

莫西风说：

“杀手也分许多种。”

颜童笑着说：

“请赐教。”

莫西风说：

“有的杀手什么都杀，同时也肯为任何人去杀人，他们的原则只是一个，见钱眼开，六亲不认。”

颜童说：

“的确有这样的杀手，而且很多。”

莫西风说：

“这样的杀手是杀手中的败类，也是该死的杀手。”

颜童点了点头说：

“不错。”

莫西风说：

“还有一种杀手，却对雇主和被杀者有某种选择，例如：太强的人不杀，不该杀的人也不杀，心情不好的时候，更不接下任何买卖的。”

颜童说：

“这种杀手比上一种高尚一点。”

莫西风说：

“还有一种杀手，什么人都可以杀，但雇主无论永远只有一个。他的雇主已把他的性命买了下来，以后无论要他去杀任何人，他都不会犹豫。”